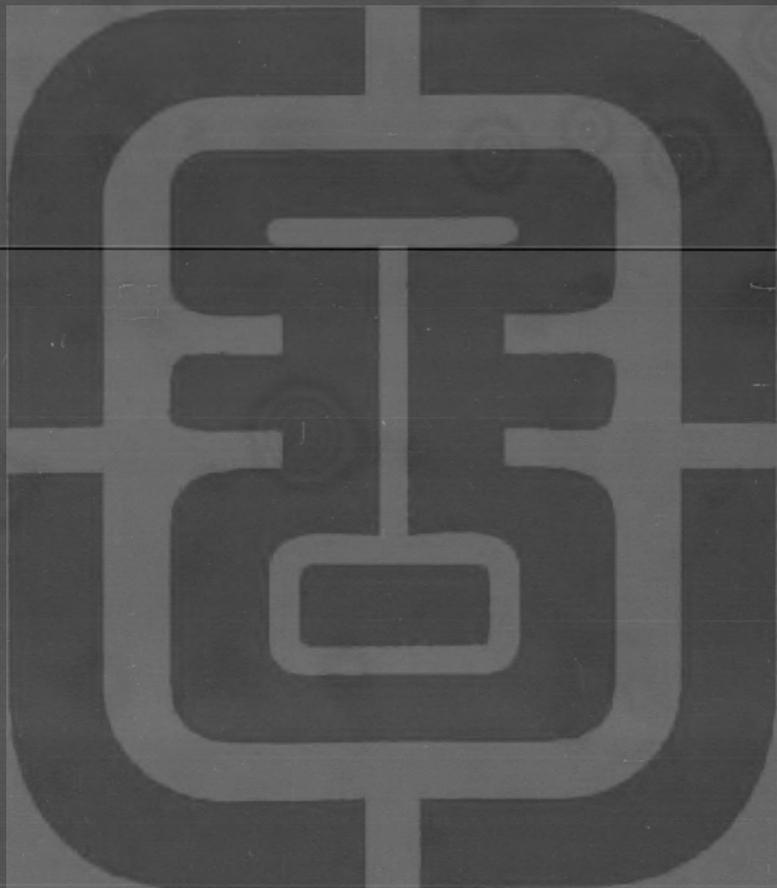


晉書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  
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  
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  
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  
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  
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王  
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  
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

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  
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祀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  
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  
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  
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  
枉過直懲羨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徃古始則韓彭趙  
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  
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  
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  
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

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  
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  
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  
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  
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  
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  
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  
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  
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  
輿幽繫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

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弟羨 宗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

曹囧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  
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  
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  
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  
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  
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  
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  
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  
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  
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  
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為  
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  
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  
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  
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錢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  
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羨為西陽公未幾  
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

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揚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

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

晉書卷之九十九  
五  
耳鼻皆采心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美宗熙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一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遵扶立宋受禪國除美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美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

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  
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  
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美封為撫  
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斬春益之并  
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  
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  
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  
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美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  
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

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大尉明帝即位以美宗室元老  
特為之拜美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美官詔不問  
及帝寢疾美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  
美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  
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戈陽縣王及蘇峻作  
亂美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悅矯詔復美爵位峻平賜  
死世子播播弟克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  
屬籍以美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  
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

秉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  
 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  
 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位將軍與虞胤俱為帝所  
 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  
 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  
 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  
 悟轉為驃騎將軍胤為大宗正宗遂然望形於辭色  
 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  
 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  
 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胤超演廢為庶人咸康  
 中復其屬籍緝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禾沒於  
 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  
 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  
 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  
 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九

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瓌  
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  
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誣亮瓌於賈后而后不之  
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  
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  
齋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  
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  
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  
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  
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晉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

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  
府助順計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  
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瓌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  
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瓌官屬曰二  
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  
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  
朕不食言遂收亮瓌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  
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  
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騶虞幡麾衆曰楚王  
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

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  
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  
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  
一其日大風雷雨礚礚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  
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  
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  
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  
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  
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  
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

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  
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  
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  
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  
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  
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  
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求非常  
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

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  
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  
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  
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  
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  
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  
裴頡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頡復不許愍懷太子  
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  
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  
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頡不可移難與圖

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  
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諡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  
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  
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  
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  
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  
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  
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  
勇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  
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

晉書卷之九十九 十一  
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遺城

軍校尉齊王固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群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

晉列傳二十九  
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岑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顛與殺渾有隙渾誘顛奴晉興偽告顛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顛

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都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節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岑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

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為外徼或謂  
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  
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為  
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  
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考淺  
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諂而各乖異互相  
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  
全母喪未替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  
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  
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  
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  
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  
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  
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  
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  
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  
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  
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

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  
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  
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  
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  
千人入自端門登大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  
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  
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  
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  
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  
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萇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  
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  
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  
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  
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  
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  
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  
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大廟還遇大風飄折麾  
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佐文帝爲相國  
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

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  
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  
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于殿止得異鳥問  
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  
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  
人鳥所在倫日上有瘡時以為妖焉時齊王罔河間  
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罔等必有  
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  
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  
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荇戡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

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荇以書白倫倫  
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  
林園召林秀及王興入園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  
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  
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  
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圜坂  
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  
出召臧平王楙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  
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  
某日常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

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祀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又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卽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

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虔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穎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

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竒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闈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子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葦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

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琇等付金墉城初琇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琇誤我孫琇誤我於是收琇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琇所殺許超士倚孫馥謝恢殷渾與琇為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冏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琇微覺之且憚

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覲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嚴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嚴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勛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罔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叅軍王邃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叅弘孫輔出塢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

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頰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元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管制與西宮等繫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曷領中領軍封曷旗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

直安鄉公韓泰封立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四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靈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固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四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葦幕之陋安躡鹿之慘同將士之勞此

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

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  
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  
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  
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  
滅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  
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  
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  
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  
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  
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摧  
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仍之  
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  
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  
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  
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  
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蹇違情陰二臣是以  
披露血誠冒昧于迂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鉄鑕  
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  
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固因導以  
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固

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  
都王之勲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  
昌榮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  
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算逆誅夷而率百萬之  
衆來統洛城阻兵徃年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  
面壤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  
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  
徒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  
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  
取退免張偉惛悞擁停詔可葛旗小豎維持國命操

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  
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  
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駟密至宣  
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  
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  
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還  
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頽明德茂親功高勲  
重徃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  
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

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  
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  
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囧委權崇  
讓囧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  
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  
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  
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  
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  
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  
徑入宮發兵攻囧府囧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

洪等放火烧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囧令黃門令王  
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  
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  
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囧  
敗又擒囧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  
囧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  
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  
暴囧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囧故掾屬荀闈  
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囧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

惡之時又謠曰着布帛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  
初詔以罔輕陷重刑前勲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  
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罔祀歷負外散騎常侍  
光熙初追册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昔以宗藩  
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  
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勲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  
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  
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  
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  
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勲存社稷

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  
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  
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  
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義元勲還  
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  
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  
之襲封齊王紹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與初會稽  
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  
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  
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固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固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忍荅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又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負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

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囧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囧傳檄以又為內主囧遣其將董艾襲之又將

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幟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囧相攻起火燒囧府連戰三日囧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囧彊冀又為囧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囧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

徒使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從又因致書於頴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

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頴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

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憤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

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

言焉末嘉中懷帝以义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囧舉義穎發兵應囧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頓兵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

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交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囧攻張泓於陽翟

泓等遂降固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  
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  
馬臣固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使謁  
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固別固大驚馳  
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  
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  
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太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  
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  
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  
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  
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  
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  
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堊之况此等致死王  
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歛祭  
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  
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  
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  
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

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囧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囧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囧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

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

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眡殿中中郎逮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眡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敗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

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顛廢穎歸藩以豫  
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  
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顛復拜穎鎮軍大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  
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  
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  
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  
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  
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  
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

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  
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  
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  
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  
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躰手足不見洗沐取數  
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  
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  
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  
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  
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古井中穎故臣收之

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頴死後數年開封間  
有傳頴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  
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頴嗣封華容縣王後  
沒於賊國除二十八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  
也初讓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  
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為諸國  
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伐梁王彤為  
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

顥於諸王為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  
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眾  
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  
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  
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  
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  
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遷等追方軍廻以應二王  
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眾還  
及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  
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

司馬趙驥等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伐罔因說利害顓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義討罔及罔敗顓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義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義乃誅含等顓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義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駙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義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

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單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收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眔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及鄴公自留鎮關中方比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

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於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末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顯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顯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

已永嘉初詔書以顥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  
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  
元王植子融為顥嗣改封樂成縣王覺無子建興中  
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

###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  
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  
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休子繇俱侍講東宮  
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  
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

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  
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  
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  
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収乂  
別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  
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  
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  
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  
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政讓  
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

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赫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赫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顥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兖州牧督

充豫司異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  
越恐清河王暉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  
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  
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  
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鄆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渾薄  
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鄆遣就穀異州號為乞活及騰  
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  
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  
退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

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  
舅王延等為亂遣二士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  
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  
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  
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  
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  
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  
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  
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  
集充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

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  
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  
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  
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  
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  
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  
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  
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  
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  
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  
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湏合會之衆以俟  
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擲至之日便望風奮  
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  
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  
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  
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蕃  
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  
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  
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  
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

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累讀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

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弈繼之哀帝徙弈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嘉靖戊午年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

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  
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  
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  
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孫秀潛構  
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  
以之蹙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  
縮重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  
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  
囧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

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粹矣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  
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表  
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  
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  
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  
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  
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位李  
含之袒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空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 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知返安忍能無及... 紆紆彼軍徒固求出鎮既而  
 之功未立陵暴之舉... 彰宗社顛覆數十  
 帝景寡弱校寇憑陵... 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  
 自惠皇失政難... 相殘黎元塗炭胡鹿驚而天地閉戎兵  
 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  
 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

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佞  
 叢誅僭哉武閔首創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  
 奉國始終靡靡功虧一篑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  
 名揚台從閔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為亂亡元起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  
 耳取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正德十年

同禮部各列人

列傳卷第三十

晉書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解系

第拾

結第百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鄉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威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系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衣冠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驚富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宗書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  
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  
倫討之倫信用侯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  
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亮不  
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  
華裴頡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系王彤救  
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  
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言之并  
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寃首倫秀旣  
誅冏乃奏曰臣聞與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

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  
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  
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  
至如張華裴頡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  
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  
光照帝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  
卑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  
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  
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  
邪於兵無罪橫戮寃痛已甚於大司馬所啓彰明枉

直顯且當不使...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  
這贈光祿大夫改...加平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  
名辟公府掾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  
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  
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  
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  
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平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  
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公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  
將軍旂繁靜少自脩立而老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為  
荊州刺史名位與平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  
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兗州刺史遷平南  
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  
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後秀開神  
武門下觀闕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  
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  
校尉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

太子左率等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  
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  
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  
而已及齊王固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  
同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  
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  
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悍婦廢之禮陰欲誅楊駿  
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合是

王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宜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  
以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曰十人遷積弩將軍封  
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千萬諸將屢  
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  
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  
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  
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  
兼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  
人處積弩先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  
以觀所募者續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

正書 卷之二十一

地死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亮等  
以觀安在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善侯  
安親義軍統起多勳觀應齊王回觀以察官帝坐  
他亦謂倫應之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  
統治今空桐機斬觀言傳于洛陽遂夷三罪

李秀

李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  
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  
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  
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

載高平國守上田與秀即表訴被誣論愷行文  
辭允屬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  
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  
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  
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义以秀為冠軍將軍與  
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後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  
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  
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劄劾奏事而扼腕慷慨自  
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敷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  
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

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  
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  
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  
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  
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  
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

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

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  
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

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  
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顥令奉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為伯播胤素為顥所敬  
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  
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  
敢不服顥惑方所謀猶豫不决方惡播胤為越游說  
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  
盛顥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  
安顥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顥後悔之又以  
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

閔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將軍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廷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

史齊王固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固誅長沙王乂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眾以誅含為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乂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為名乂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為方所破顥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齋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重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顥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

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  
越以顯新廢成都王頴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  
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  
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  
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  
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疆所  
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  
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

山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宗小僮亦恭從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

侯輔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以將軍郝彥

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謚潘岳石崇等相引

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

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

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

誦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戲曰輔徒知希

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

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

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

兵昌乃

城入宮

官初皆

章良泉率男天錫

謝

高四而神修又既會其... 不取與

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

也少有  
而豪疆所

山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宗不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

侯輔封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

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謚潘岳石崇等共相引

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

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

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

誦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戲曰輔徒知希

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

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

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  
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  
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  
皇甫重侵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  
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  
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  
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  
封尚欲揚威而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  
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渡多  
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接管仲奉主而  
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  
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詳約而事舉叙三千年  
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  
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  
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  
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  
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  
作傳逞諱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

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  
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  
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  
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  
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  
含為別駕逐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  
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  
死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

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  
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  
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  
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  
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出含寒門少年而奔超為別駕  
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  
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  
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  
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  
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

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本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

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守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詔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與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初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

明督司徒王亮表含曾爲大臣鮮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爽送齊王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

置酒餞行商因與舍忿爭顯和釋之後舍被徵為翊  
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問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問府稱  
爽之義被而藩枉害舍心不自安問右司馬趙驥又  
與舍有隙因將閹武舍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  
于顯矯稱受密詔顯即夜見之乃說顯曰成都王至  
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  
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心悅之遂表請討問拜舍  
為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舍屯陰盤而長  
沙王又誅固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又問使  
權歸於顯舍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顯穎猶各  
守藩志望未允顯表舍為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  
商兄重時為秦州刺史舍疾高滋甚復與重構隙顯  
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每慮重罷已乃使兵圍之  
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顯請乃重還商說又曰河間  
之奏皆本舍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  
前舉由舍之謀又乃殺舍

###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

還乘振武將軍永寧中顯表討齊王固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固被長沙王人所殺顯及成都王顯復表討又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火送于金鄘城方

使郅輔取又還營多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馬翊太守蕩陰之役顯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巳願巳願出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

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湏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  
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  
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  
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  
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  
棧方奉帝至弘農顓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  
以為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  
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  
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樞  
等所破顓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  
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到輔厚相供給及  
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顓叅軍事垣河間冠族為  
方所侮忿而說顓曰張方又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  
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到輔具知其謀矣而繆  
播等先亦構之顓因使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欲反  
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  
反為之若何坦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  
禍輔既入顓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顓曰  
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

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  
函便斬方頭顱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  
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顛頗恨  
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洵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  
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  
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  
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君  
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  
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  
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  
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  
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賴  
徙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  
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  
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  
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

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今傳  
 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  
 合夷晉興起義眾尅復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  
 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  
 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  
 逃散鼎追藩不及拒等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  
 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  
 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  
 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  
 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  
 自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  
 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  
 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  
 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氏竇首所殺傳  
 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自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  
 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范衷張魁索紉索永俱詣太

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并早亡唯靖該博  
經史兼通內絳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  
爲西域戍已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  
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  
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  
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  
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  
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而戎反拜靖大將軍  
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  
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  
軍討逆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  
王懿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陽諸軍事游擊  
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  
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  
蓋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  
索子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  
隨時之宜倉頡既聖書契是爲科士寫篆類物象形

皇朝通志卷之三

教者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爲簡易。百官異脩。事業並麗。益草書之爲狀也。婉若。如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欬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眇嚮。下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變。海水窅隆。揚其波。芝萼。湘陶。還相繼。棠棣融。駭載其華。玄。懸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苦。隨體散布。紛擾。垣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肥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百窟。張設牙距。以若登高。望其類。或

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折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止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始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縉。瑒。韋。絳。皆舉秀才。韋安昌鄉侯。卒。少子。絳。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稱之量靖每日綝廊廟之才非簡  
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  
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  
時令入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  
有稱及成都王穎亡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王顥攻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  
揚將軍轉南陽王暕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  
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  
新平太守聰將蘇以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琳安西  
將軍馮翊太守以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任  
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  
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  
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白戰綝于擒賊帥李暠與閻鼎  
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琳遷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  
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  
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  
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群公之  
上杜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賚百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  
侵逼王城以緄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  
乎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  
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于第二人鄉亭  
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緄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緄  
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  
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  
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松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魏允欽  
挾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  
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掘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  
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  
陵中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  
武帝養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以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  
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  
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  
率眾圍京城琳與翹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泉檄奔

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趨索功盛乃案兵  
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  
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降  
於曜絀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  
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絀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  
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  
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  
索絀所說如是天之一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  
食未盡者便可勉  
天命孤恐霜威二

石俱摧及帝出降絀隨帝在

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本朝戮之於東市

###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  
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  
為致命初辟公府遂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  
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  
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氏竇首結為兄  
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  
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  
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

西平太守竺恢亦同守劉柔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  
凖距先攻恢不尅死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  
死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據蕩仲殺之遂迎秦王  
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死敗走夜  
墮于澗為夫護所害死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  
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之主  
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  
等忠存杜稷志在經綸乃契澗艱難扶持幼孺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累未申尋至傾覆昔示  
周遭大戒而東徒有晉違虜也而西遷彼既靈慶悠  
長此則禍難逆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絺允材謝輔  
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厥藩力爭狙詐參謀邊凶亂政為惡  
不已並罹非命解紇患庸無聞餘慶愍皇纂承是類  
詳公鼎圖福始絺遂凶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獲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  
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  
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  
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  
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  
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  
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

破上方別駕何暉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暉暉曰暉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暉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暉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暉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暉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暉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暉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暉暉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暉共行吳城壘

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讎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徃徃有讎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俟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州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臣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顥嵩謨顥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乂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  
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  
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褻貶朝士又詆毀邈邈  
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  
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  
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加減罪  
除名時顯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  
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呂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

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垂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仲魏魏之均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咎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  
兄弟受遇無從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  
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  
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  
電以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  
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  
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  
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  
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  
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  
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類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  
等而未及顓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  
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  
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  
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  
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  
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  
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  
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

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讓臣亡父侯爵時卞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昉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

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已所覘奮被害馥  
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  
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  
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

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  
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又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  
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  
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  
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  
祚臣謹選精卒二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  
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  
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

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

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徃徃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

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止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諫凡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

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安  
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從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  
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  
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  
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  
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  
賻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  
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  
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  
何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  
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其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  
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晞有  
大志非純臣又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  
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收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  
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  
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  
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  
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

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魚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呂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不愍氓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

振赫然梟斬藩彘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

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寔白事李暉陳午等救  
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  
郊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暉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  
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  
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弊皇家宣力本朝雖  
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  
報國恩暉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  
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  
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  
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寔追  
至東山部衆皆降寔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  
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  
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  
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  
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  
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  
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  
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

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  
贗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高前北中郎將裴憲  
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  
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  
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  
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  
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  
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輒  
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

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  
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闔  
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  
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  
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剥公主  
殺害賢士恃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  
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  
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  
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

威外殘飛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  
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  
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  
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  
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暉與帝有謀使游騎  
於成臯間獲暉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嫌隙  
越出牧豫州以討暉復下檄說暉罪惡遣從事中郎  
楊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暉暉使騎收河  
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  
越薨盾敗詔暉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

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暉以京  
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  
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  
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暉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  
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  
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  
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  
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  
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  
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

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  
除暴闢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  
闢亨河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  
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  
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  
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  
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  
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鯨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  
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  
衆論表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  
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  
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  
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  
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

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  
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  
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  
琅琊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  
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  
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  
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  
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  
米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  
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  
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朱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  
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  
馮逸次于湓口訪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  
軼所禮心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  
軍嚴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  
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

惺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龍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稽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

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詔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

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穎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瀆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率屯于平氏可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

方伯當官而行同樊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踈不問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

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

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新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譟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

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  
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媿之非  
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  
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  
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  
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  
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  
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  
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

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  
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  
之必無灼爛之患未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  
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  
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  
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  
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  
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  
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  
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二愍帝未追贈司空子挺頴

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陽尹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遣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